

小镇书店

文字 嵇叔夜

1998年初夏,某一天,我去学校外面吃了饭,天落了雨,地面粘稠。我记得非常清楚,某些片断能长期贮存在记忆里,连相似的场景都不需要,随手一拿,便期然而至,仿佛我要赴一个姑娘的约会一样,有着隐隐的快乐,我在雨里飞,双腿交替弓着,我能感觉到跳离地心引力的滑翔,以及延长。就像盛夏操场上蒸腾的热气一样,最开始的时候,都是灵魂出壳的,感到风的速度。我弹跳很棒,差点破了学校三级跳的记录,这些都是父母偶然赐给我的,只有偶然发现的那天才会无比惊讶,我竟有这样的天赋:整理冬衣的时候,忽然发现了一百元的纸币,仿佛意外横财。

天不落雨的时候,我要穿过半个镇子去

吃饭,在一个医院,那的大师傅是个老头,当过兵,退伍后在医院做饭,偶然会替死人整理遗容,可能也会替医院埋些有着旺盛情欲的男女的死婴。我甚至看过某天某个民工的血,在水泥地上,一朵一朵的,暗红地铺开,有些滴溅后扩散的纤细,这天,老头早早催我们吃完了饭。食堂光线黯淡,经年的蛛丝纠结,里间是老头的卧室,墙上挂着相册,上面有些军装的人,那会儿我还不近视,能看见女孩脖子上绒绒的汗毛,军装的人却总也看不清,两年都只能辨出个轮廓,大概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。

医院的旁边是个书店,育才书店,老板娘很诱惑,宽大的脸庞,高高的胸,丰腴的身材。

我常去买每期的《中学生阅读》,先看前几页,上面会有些作家的文章,有些不错,有些是糊弄,不过习惯养成,懒得改了。书店没多少书,书架上照例有些中外名著,架子上夹着些杂志,快过年的时候会有挂历或者年画或者对联,一刮风就会吡啦啦响。我找些书来翻,有段时间在里面看小说,断断续续看完了,惹得老板不高兴,于是买本足球杂志。老板是个小学老师,戴个眼镜,走路的时候能看见戴眼镜的老板骑车,慢慢地蹬着,到了书店就跳下来。高三毕业前,去电影院看电影,膝盖踢球擦破了,流着黄水,一个小男孩挤过去,碰了伤口,里面是他的父母,小男孩的眼睛亮亮的,漂亮的小男孩。

更早时候,初中时候,老师让买书,骑了二十多里路,找到育才书店,当街有他们的招牌,横跨整条街,买了本数学参考书,到高中毕业还是看不懂,被我扔在书柜里,书柜里藏着我所有的书,和跟一些女孩的通信,现在任父母翻检,高中前攒的书都在被父亲读,从前,那是我的宝贝,谁也动不得的。可能是老板不耐烦,可能是老板娘催我,仓促买了本莫名其妙的书。

回家的时候,走在翻修了的大街上,街道两边有些纸片,有人哗地泼水,在阳光下光闪闪的一片,马上就黑了,蜿蜒地流,苍蝇叮着西瓜皮,走近了,噙地飞起。看见了育才书店。

踏·雪

岳智摄影作品



生活·小酌

敬燕芳

用淡淡的心去面对淡淡的生活,用淡淡的笑面对所遇的人和事。

当你把生命中的偶然和必然,看的像一念花开,一念叶落那样自然时,你便拥有了快乐和幸福。

静,不是单纯的平静,而是人生沉淀在灵神深处的智慧,是人生最美的状态。

有一种相遇,不是在路上,而是在心里。有一种陪伴,不是在身边,而是在灵魂。

静静地感悟生命的每个瞬间,把酸甜苦辣,悄悄地藏在心间。细细地品味,慢慢地咀嚼。一点一滴地消化吸收。

也许,幸福并不是一种完美和永恒,而是心灵和生活万物的一种感应和共鸣,是一种生命和过程的美丽,是一种内心对生活的感觉和领悟。就像花朵在黎明前开放的一刻,秋叶在飘落的短瞬间,执手相看的泪眼,心中的月亮圆缺……那每个快乐的时光都是幸福的。

红薯宴送我从军路

区军休五所 张海滨

1959年1月8日,是我入伍到县城集中的日子。我本来是从学校报名参军的,应从学校出发。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让我当兵,因为我是独生子,当时征兵政策有一个独生子不当兵的说法。另外,在我母亲的经历中,大都是国民党和日本兵,什么“好儿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”俗语,对她影响也很深。所以,她找到生产队、公社、学校,想办法把我当兵的名字去掉。结果,所有领导都不谈独生子不当兵的事,而耐心劝导她,当兵对国家、对孩子如何如何好。后来,又经过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反复做工作,我母亲终于同意我参军了。然而,经过我母亲这么一找,生产队领导知道我参军的事,一定要在我走的这一天,设宴欢送我。

到了1月8日中午,生产队大食堂开饭了,院子里足足摆了二十多张八仙桌,坐满从地里干完活的社员。这时,生产队长金梁哥扯着嗓子对大家讲:今天,是我们村张

全的儿子海滨参军出发的日子,一人当兵全家光荣,也是咱们村的光荣,大家鼓掌表示祝贺。一片掌声后,他接着讲:今天是我们村喜庆的日子,因为,从抗美援朝送走几个参军的,到现在七八年了,才出一个兵,不容易呀!能不是喜庆日子吗?经过队委会研究,咱们今天中午食堂改善生活,一个人一个白馍,一张桌一盘鸡块,就算是大家对海滨当兵一点心意吧!又是一阵掌声。接着,社员就议论纷纷,有的说,今天咱沾海滨当兵的光,才吃上一个白面馍。有的说,几个月见不到肉腥了,今天可开斋了。还有的带点怨气说:这天天顿顿吃红薯的日子,啥时候是个头啊!大伙儿一边说一边开始往桌子上端菜,除队长说的一盘子鸡块外,还有五六个菜,白菜烩红薯粉条、炸红薯丸子、炒红薯丝、凉拌薯丝、拔丝红薯块、蒸红薯、烤红薯,还有红薯面馍、包子、面条等,摆满了一桌子。队长看看桌子上的菜差不多了,他端起一小碗生产队酿

的红薯酒,又大声对社员说,今天我们设宴欢送海滨当兵,都是红薯做的菜,不稀罕,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呀。紧接着,他带着恳求大家的意思说,就这些东西,我们生产队存的也只好吃两个月了,下一步我们还要想办法节省着吃哪。我相信海滨不会嫌弃,大家说是不是呀?“是”,回答声响彻食堂内外。当时,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眼含泪水向父老乡亲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下午,生产队又给我佩戴绸花,骑马送到火车站。一声长笛,送兵的火车启动了,离家乡越来越远,那一张张熟悉而慈祥的面孔,那一句句嘱咐的话语,尤其是那一顿红薯宴,队长的一席话,使我难以平静。记得,毛主席号召农民多种红薯,是因为它产量高,梗和叶都可以食用。在那个粮食极缺的年代,红薯救活那一代人。五十多年过去了,我仍喜欢红薯,爱吃红薯,不仅是有利于身体健康,更重要的是我和它有一份情意。

投稿要求

副刊征集作品内容:

- 1.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字作品,字数1200字左右。
- 2.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,请以jpg格式投稿。

副刊投稿信箱

shuping0926@126.com